

圈中驴友

□东门看柳

在我的微信圈里,有几个朋友,漂在路上,他们在微信里直播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
写诗的陈老大去了绍兴,正跷着二郎腿,坐在咸亨酒店喝酒。在咸亨酒店,大概也只有黄酒,陈老大顶多买一袋茴香豆,他不是孔乙己,只是装装样子,说明自己曾经到过这个地方。果然,陈老大在微信里说,他从小就向往有桥和水的地方。有一次,做梦,穿长衫,戴毡帽,坐乌篷船,去乡下看戏。

不知道陈老大会遇到谁?他会去鲁迅的百草园吗?去寻找那棵皂荚树?陈老大这几年因烦心事,经常头疼,他想在园子里捡几颗果子,带回去煮水洗头。

夜已深了,陈老大还没有睡,他躺在小旅馆里,在手机上写诗,“古城的夜晚,我一个人东游西逛,手拿几粒茴香豆,一会儿扔进嘴里一个,坐在乌篷船上,今晚只有我,一人,一舟,一豆。”

在微信圈里旅行的人,他在观风景,别人也在看他。

买书,似与故人逢

□赵利辉

小时候住在乡下,能够搜罗来的图书,无非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,除了《西游记》,也不大读得懂。父亲在城里工作,每到暑假,就带我到城里来。他白天工作,把我放在小人书摊上,和摊主打个招呼,押一毛钱,可以看十本连环画,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。

上高中时,去学校的路上,要经过一家古旧书店。有一天中午,店里突然热闹起来,大家都围着一个老头儿,请他在买的书上签名。那本书是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我这才知道眼前这个和蔼的老头儿,就是台湾大名鼎鼎的柏杨先生。我因为没有钱买书,就请他在我的作业本上签个名。柏杨老先生哈哈大笑,居然慷慨地送了我一本书,并签上他的名字,令我激动不已。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事,也算是我逛书店的一段奇遇吧,这本书我一直珍藏到现在。

人和书是有缘分的,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。读一本书,就是在和一个人心灵对话,无论是逝去的贤者,还是各自天涯的同路人。因书而结缘,似与故人逢。

工作后,有了一点闲钱,就常去逛书店。出差到外地,不经意间,就转到书店里面去了。买书藏书,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嗜好。不知不觉,二十多年过去了,零星星星买下来,我的藏书居然有几千册了。我也换了大房子,就腾出个大房间来做书房。

我常对朋友说,淘书要有怜香惜玉之情。晴雯给宝玉端茶,不小心洒在了宝玉的衣服上,宝玉不是可惜那茶,而是问晴雯烫着没有。书若是晴雯,我愿意做宝玉。一次,在古旧书店,我碰到一位老太太,她手里拿着一套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《红楼梦》,怯怯地问书店经理收不收。书店经理打开扉页,发现里面有几张被火烧了个洞,就说品相太差,不能收。老太太遗憾地说,这是她老伴儿的书,年轻时就着煤油灯看,看着看着睡着了。幸亏她发现及时,一把夺了过去,书才没有烧毁,但还是留下了这么个洞。如今老伴儿去世了,没人看了……

书店经理沉默了,我的鼻子竟也酸酸的。后来我对书店经理说:“收下吧,我买了……”书店经理给了老太太二百元,他没有赚我的钱,只是说常来店来看看吧。我不是慈善家,但是我能想象得出,在那个还点着煤油灯的年代,一对少年夫妻夜读红楼的场景,那不就是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的情景吗?

如今,逛实体书店的人渐渐少了。人们脚步匆匆,在喧嚣的都市中彼此擦肩而过。我不想再在街角的书店,与一本陌生的书错过;或许正是在故纸堆中,多看了一眼,那惊鸿一瞥的发现,那心悸的感觉,正是我与书的不解之缘。

王二小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,坐在云上,去了厦门。王二小在微信上说,第一天,想去拜访一位诗人。许多年前,王二小借诗人的句子,给暗恋的人写信,他这次去厦门,哪怕是在诗人住的楼下站一会儿,也是还从前欠下的人情。第二天,他想坐在一棵大榕树下喝铁观音茶,摸一摸大榕树的胡须。第三天,站在厦门大学的围墙外,摘一颗龙眼树上的果子吃。

早上五点钟起床,王二小蹑手蹑脚,坐第一班渡轮,上了鼓浪屿。他在岛上东游西逛,扒在一幢民国旧建筑紧锁的门上,从门缝朝里张望,想窥探别人风花雪月的故事。王二小在沙滩上被海浪打湿了衣裳,没有一个人认识他,他也不认识别人,却把一个傻笑,定格在岛上一棵凤凰树上。

在徽州发呆,老H有N个理由。其一,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,一瓦舍难求。他想去古村,在一户家庭旅馆的雕花木床上,呼呼大睡。其二,那时天已入秋,床底下最好有一只蟋蟀,老H枕着虫鸣,在白月风清中新入佳境。

这几年,老H喜欢往那些人少、适宜私奔的地方跑。他说,再过几年,丢了激情,就跑不动了。春天,老H去看一个大湖,一个人坐在大巴上,抒发他小人物的感想:城里人下乡赏菜花,乡下人进城看樱花。在老H眼里,菜花和樱花,都是花,只是生长在不同的环境,不一样的角度,城里人和乡下人像两条鱼,擦肩而过。更有趣的是,自从上次去西塘,老H就悄悄爱上了那里的粉蒸肉。老H说,乡下的池塘有荷花,回去后,要掐几片荷叶,做肥而不腻的粉蒸肉。

他还想体验乡下纯粹的黑。小时候,老H胆小,怕黑,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间,头顶上是久违的星光,那些密密麻麻的星星,老H多年没有见过。童年的小星星们,还在原处等他,一直都在,只是城里的灯火太亮,雾霾太浓,老H看不到它们了。这个贪玩的老男孩在微信里说,看到外面月凉如水,他想整理行囊了,明天就打包回家。

微信上有风,能够听到一片树叶,窸窣作响。还能感觉到,千里之外,一个人的呼吸、心跳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43号



《远村》(萨尔瓦多·潘希玛尔科)

萝卜镗子和蒜白儿

□石磊

我搬过三次家,厨房越来越现代化了。先是住平房,烧蜂窝煤。后来住楼房,烧液化气,做饭的落伍家伙便被孩子精减不少。我时常萌动怀旧的心思,老想吃传统的乡土风味饭食,譬如萝卜卷儿蒜糜子。这两样儿可是令人垂涎的东西,虽不登大雅之堂,可醇香的家常滋味,浸透着往昔生活的风情。

镗子和蒜白儿说给如今的孩子听,他们不熟悉,有的更没见过。我便担心这些老辈人的炊事家什淘汰了,无处寻,果然跑了很多商场超市,人家都用讥嘲的眼色将我打发了。后来我专跑小店小铺,踏破铁鞋,终于在市郊的杂货摊儿上寻到这两样宝贝。

远来的包裹

□刘静宇

去邮局取汇款,前面一个阿姨正在寄快递,她把纸箱中的东西拿出来,让邮局工作人员检查。两双红色的小旅游鞋、牛肉干、话梅、小麻花……邮局的人帮她把东西一样样码放整齐,然后把纸箱在打包机上打包。

“闺女,多打几道,路那么远,箱子别在半路上坏掉。”看着那个纸箱用胶带五花大绑起来,她才放下心来。

阿姨在纸箱上重重地写下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……我轻轻叹了一声:“那么远啊!东西不会坏吗?”

“不会的,很快的。这都是给女儿寄的,女儿在那里成了家,这些是给小外孙的。”阿姨脸上笑成一团。

“其实这些东西,网上都是可以买到的。”邮局的人小声地嘟囔着。这个纸箱足有二十多斤重!检查、包装、填写快递单,要忙活几分钟呢。

贝。老板从货堆里翻弄半天,萝卜镗子上了锈,蒜白子像个灰土窝窝。他开的价也高,物以稀为贵,老板宰我理所应当。

我如数付了钱,将镗子和蒜白儿捧回家,拾掇清洗一番,用起来也算得心应手。镗子的木框挺结实,镗眼儿也快,镗出的萝卜丝儿如玉如脂。擀了面皮,撒上葱花油盐,卷了萝卜丝儿上锅蒸,十五分钟便可吃到香软的萝卜卷了。蒜白子是木料旋成,鼓肚很敦实,舂出蒜糜再捣碎熟鸡蛋,滴些香油,令人满口水儿。另外熬一锅杂粮粥,这顿饭,赛过宴席上的大鱼大肉。

我有位远房亲戚,漂泊海外半个多世纪,耄耋之年回乡定居。他来我家做客,吃了顿萝卜卷蒜糜儿,竟如顽童一般,颤巍巍击案而泣,喃喃自语:“回家啦,回家啦,家的滋味吃进肚里,心里才踏实。”

“知道的,”阿姨有些不好意思,“虽然这些东西在网上能买,可这是外婆寄去的,不一样哦。”阿姨似乎想到外孙收到礼物的开心样,脸上写满幸福。

我想起了妈妈。那时我在外地上大学,妈妈常给我寄来包裹,里面是家乡的各种小吃。我嫌麻烦,告诉她不要寄了,学校都买得到。可是妈妈还是寄,我告诉她可以找快递公司,方便,还便宜。但妈妈还是相信邮局,说这是国家开的,安全,不会出差错。想来,妈妈那时也是像这个阿姨一样,拖着包裹,排着长队,才完成一件任务。

记得室友的妈妈寄过来一箱自家做的腊肉,这一箱红红白白的肉,让室友从惊喜到无奈。好在有我们这么一群饿狼。我们坐在床上,一边用牙签剔牙,一边幽怨地数落着室友:你笨呀,不会让你妈多寄几样啊,这么单调油腻,怎么受得了啊……

想来,天下的妈妈对孩子的牵挂都是一样的吧。她们总会用这样一个包裹,寄来惊喜,寄来爱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爱上多肉

蔡源霞

前几年的某一天,我和久未见面的同学小芒联系上了,聊了一会儿,我忍不住感慨生活庸碌。小芒一针见血地说:“那是因为你没有爱好,或者说没找到自己的爱好。”受她的启发,我决定培养个爱好——养多肉植物。从网上进了一批货,一棵棵地种进土里,然后就像养孩子似的,晴天的时候晒太阳,下雨的时候移回家,琢磨着时间浇水,拿着镊子捉虫,看着它们一点点地长大,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。多肉植物最可爱的一点便是,它的叶片取下来便可以生根发芽,于是我家的阳台渐渐被各种多肉植物占满。这个春天,我家的多肉植物已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,也给亲友们的阳台上增添了一道风景。

城乡差别

陈新我

表哥全家来南京游玩。我请他们去饭店吃饭。走在街上,放眼望去,大小饭店一家连着一家,“农家乐”“渔村小院”“原味农家”“老根农家土菜馆”……到底去哪家好呢?表嫂说:也真奇了怪了,你们这城市吧,街上的饭店净起些土气和农村沾边的名字。而我们农村集镇上的小饭馆却相反,净起些什么“九州大饭店”“小上海饭店”“百乐嘉年华”等花里胡哨的洋名字。

父母的职业

霍寿喜

妻子下班回家,带回一摞学生家长情况登记表。妻子是小学老师,经常把工作带回家,也经常抓我的差。这不,晚饭过后,她吩咐我,把登记表内容输入电脑,她用U盘拷到学校去。这些登记表多半是家长填的,也有学生自己填的。小学生填表,少不了会有些搞笑内容。比如,在政治面貌一栏中,竟然有“漂亮”。更搞笑的是,在一份表格中,父亲职业一栏填的是“老实菜贩”,母亲职业填的是“麻将高手”。见我笑,妻子感叹:“其实这孩子挺聪明,爸爸是个憨厚的卖菜人,妈妈太霸道了,好吃懒做,还整天泡在麻将桌上……”

还愿

乐启顺

朋友安,前年查出患了癌症。从医院出来,她背起简单的行囊,从北京去了西藏,然后是长江三峡。半年后她意气风发地回来,买了一架钢琴,天天下午去听钢琴课。弹钢琴是安的夙愿,小时候家贫长大后事多,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候,才得以了却这一心愿。去看望她时,她兴致勃勃地弹奏一首新近练会的曲子,倒也如行云流水一般。我在一瞬间读懂了她的生命。